温迪温迪，来路不明的吟游诗人。有时唱诵一些老掉牙的旧诗，有时又会哼出谁也没听过的新歌。喜欢苹果和热闹的气氛，讨厌奶酪和一切黏糊糊的玩意儿。引导“风”之元素力时，元素塑形往往外显为羽毛，因为他很中意看上去轻飘飘的东西。角色背景“浪子的真情。”塞西莉亚花的花语。“我现在会为你歌颂美好的万物万象，四季轮转，四风从不止息。当然啦，功劳也不是它们的，主要是我的。要是没有吟游诗人，谁去把这些传唱？”当温迪彻底沉醉于美酒时，他会如此放声歌唱。角色故事一刚来蒙德没几个月，吟游诗人温迪的收入水平还比不上驻唱已久的同行。但每当“工作”后放在地上的帽子里堆积了足够多摩拉，他匆匆而去的目的地，永远都是城里某一家酒馆。但以温迪的外貌，他总被当作未成年人，基本没法买到酒。第一次碰壁，还能嘟囔几句“上回来蒙德可没有这种规矩”。等发现全城酒馆都只对自己提供无酒精饮品时，就该考虑别的办法了。很快，温迪就开发出了一边弹琴边用嘴咬着酒杯喝酒的绝技。在做吟游诗人的“工作”时，他会呼吁观众把投钱改为投喂，如果喜欢他的曲子，就去酒馆里买些好酒来请他一杯。凭借一手绝技，温迪终于又在蒙德如鱼得水起来。只是一旦有猫咪靠近，他无论如何都忍不住喷嚏。如果此时正咬着酒杯，便会制造出极其惨烈的现场效果。所以温迪选“工作”地点的原则是，躲着猫。可一般来说，路过的猫都挺喜欢他。角色故事二风起地中央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橡树。相传，它在千年前解放蒙德的大英雄温妮莎升入高天时发芽。近几个月，在树下休息的人们偶尔会听到隐隐约约的、唱诵风神巴巴托斯事迹的少年歌声。不同于其他仍在治理领土的神明，巴巴托斯离开蒙德已久，留下的形象也只有“七天神像”上模糊的面貌。然而，神的事迹存在于史书圣典之中，由吟游诗人们广为传唱。不同的是，温迪歌中的“巴巴托斯”总会经历一些光怪陆离的冒险，肆意妄为地做着奇怪举动，例如偷走冰之神的权杖，在原地放一根丘丘人的棍子以作替代。信奉风神的圣职者们对此颇有微词。面对诘问，温迪的回复却毫无悔意。“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？”是啊，哪怕是最虔诚的修女，也不可能知道巴巴托斯大人千百年前的所有事迹。唯有露出神秘微笑的温迪本人知道，他所歌唱的一切，确实是假的。喝多了，随便唱唱而已。角色故事三大约两千六百年前，魔神战争尚未结束，尘世尚未划归七神所有。彼时叫做“蒙德”的城市被飓风团团包围，连飞鸟也不得通行。风无休止，将城中的土地与岩石都磨成细腻如水的尘沙。高塔之上的风之君王，乃是“龙卷的魔神”迭卡拉庇安。他脾睨着那些在无尽的吹息中躬下身子的臣民，认为他们顺服，对此十分满意。彼时的温迪，原本是北境大地上咆哮的千风中的一缕。后来被称作“巴巴托斯”的他，当时并无魔神之格，只是风中细微的元素精灵，是一缕“能够带来细小的转机与希望之风”。在旧蒙德，温迪结识了一位少年。少年懂得弹琴，渴望写出最好的诗。“我想看见飞鸟翱翔的模样。”生在风墙之内，不曾见过蓝天、鹰隼与绿草的少年这样说道。他的声音几乎被呼啸的风声盖过。“朋友，不与我同去吗？”角色故事四为了生在城中，未曾目睹飞鸟的少年，元素精灵温迪搜集来鹰隼的翎羽。此后，蒙德爆发了追求“自由”的战争。羽毛藏在温迪怀中，随他一同在反抗的硝烟里见识了乖僻的君王之殁。君王曾为臣子们提供没有苦寒的城市。直到最后，他都以为众臣爱他，一如他爱他们。即便得到胜利，温迪也未能将这片羽毛交给少年。因为少年在抗争中为了诗歌、蓝天、飞鸟，以及与他一样生在风墙内的人们而死旧的神座崩毁，新神诞生。风神巴巴托斯体会到了指尖流淌的力量。他用这力量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以少年的模样重塑自身形体。因为只有用人类的形体，才能弹好少年钟爱的竖琴。他拂动琴弦，用神风吹散冰雪，劈开山峦。让新的蒙德成为自由之地把，成为无人称王的国度。假以时日，应该会是很好、很浪漫的城邦。“他也会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吧。”如是，“新蒙德”之肇始。角色故事五蒙德的一切并不是风神的功劳，我现在会为你歌颂美好的万物万象，可得感谢西风揉了这么久，春天的花如此娇滴地开放。团雀、野鸭、兔子还有小野猪，蒙德复苏，万物开始生长。夏天的狮子漫步原野，我想夸它但是想不出别的词。多流些汗，冰酒痛饮更加舒爽？天这么热，因为它鬃毛仿佛太阳？山门夹道，峡谷又似醉汉蹒跚。但是反正东风并不用走路，它用飞的。差不多果树的高度飞过，翅膀挟带着收获与果香。北风静静在林中浅睡，按道理说，它身边应该围绕着群狼。但谁也没见过它们，因为它深知谁也不喜欢冬日。风神是知道的，它心中一定有一个温暖的遐想。四季轮转，四风从不止息。当然啦，功劳也不是它们的，主要是我的。要是没有吟游诗人，谁去把这些传唱。背风的密约建城一千六百年后，距今一千年前，蒙德的“自由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低谷。巴巴托斯因不愿成为暴君而离去。他从未想到，受赠自由的人们竟自行造出了属“人”的暴君。贵族残暴地统治着蒙德，将奴隶制带入这片土地，全然无视人们受压迫的